

论张衡《归田赋》的生态美学观

张武桥*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长春 130024)

【摘要】张衡《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与其说是一篇描绘自然生活景物的抒情小赋，表达的是作者的一种归隐意识，不如说是作者站在社会的一个新的高度，用一种新的眼光，对社会和谐的一种强烈期待与愿望，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态美的审美意识的流露。

【关键词】张衡 《归田赋》 生态美学观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 [2008] 10—0152—03

生态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由我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也是当下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生态美学的提出是基于当下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生存受到空前的威胁而提出的一个美学范畴，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关系。综观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可从中找到富有生态智慧的美学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思想光芒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历代文人传承先哲的智慧在尽情地抒写着自己人生绚丽的篇章。

作为生活在儒道之间的东汉代文人，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强烈冲击，东汉王朝中央控制力的减弱和社会的混乱也加速了文人的思想变化。正统儒家经学受到冲击，王充写出离经叛道性很强的《论衡》，以后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都对现实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儒家思想的动摇和道家思想的重新盛行，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文人作品中生命意识的流露以及对和谐的社会理想追求。作为东汉这一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且为“后汉六大画家”之一的张衡，其《归田赋》一文体现出深邃的生态美学观。

《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它一洗了汉大赋铺采摭文、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规矩，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主要抒发作者人世的感慨和厌倦，描写回归山水田园后悠然逍遥的生活。当然，这时的老庄思想与西汉初年的黄老学说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区别，此时的老庄思想，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动荡不已的社会里寻找一个避风港，这一点在《归田赋》里亦有充分的表现。“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羨鱼”、“俟河清乎未期”、“谅天道之微昧”，苦闷中透露着作者对现实的含蓄讽刺。不得已而“与世事乎长辞”后，却迎来了“仲春令月”的“时和气清”，其中的田园生活恬静、悠然自得，与尔虞我诈、祸福难

* [作者简介] 张武桥 (1979—)，贵州锦屏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测的官场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作者不得不发出“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的由衷感慨。

由于张衡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在此时，经历了王莽动乱的后汉社会，已经失去了汉初的勃勃上升之势，显露出许多社会弊端。在张衡生活的62年间，先后更替了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及顺帝五个皇帝，其中短者只有九个月，长者不过十余载；其间又有窦氏、邓氏临朝弄鼎，宦戚朋党争权；加之地震、蝗灾、干旱不断，百姓饿殍连天；各地饥民接连起义，外羌乘机反叛作乱……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外交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内忧外困，到处都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统治阶级虽然生活在豪华富足的京苑城郭之中，但社会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作者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他虽已有了全身避祸之想，但这对于一位从小就立志要有所为的正人君子而言，是多么痛苦与无奈！《归田赋》里虽然隐逸之乐着墨颇多，但细读之后却不难发现，赋作仍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之中无不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的希望和人生理想，对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强烈期盼。

张震泽先生说：“此赋是短小明畅的小赋，一洗过去繁重凝滞的大赋旧规，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境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作者用清新的语言，描写了春日的自然美景，抒发出自己归田后恬淡安适的心情，情景交融，十分和谐，令读者体会到一种欢快愉悦的情境。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之中更多的是体现着作者对社会趋于太平和安宁生活的一种渴望和急切心情，体现着作者内心对生态美的喜爱与审美意识。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嚶嚶”、“交颈颉颃”，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清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二

东汉后期，儒学衰微，老庄道家学说逐渐抬头，当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的时

候，人们便从社会走向内心。这显然不是士子们的本意，但不这样又能如何？试想：一个刚正守中的知识分子面对如此可怖的国家机器，如何生存下去？孟子曾豪迈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子果真能如此吗？儒学虽然在武帝时代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除了官办学校之外，别无独立的宣传机构与物质保障。于是，儒生们最终的命运往往便是“以身殉道”，“杀身成仁”。但是“身”已杀，“仁”又靠什么来成全？他们在此迷惘了，不知何去何从。而此时老庄思想正好解决了这种困惑，它在天与人之间找到了一条中和之路，因此道家思想很快得到了重视，并被大力提倡。士子们既然无法“兼济天下”，于是只得潜心于道家学说，重新调整文化心理，归隐山林，修身养性，逃避现实。

张衡也不例外，他没有表现出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气概，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回归宁静的自然，这就是与生活讲和。不是妥协，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一种心理调节。这一点与司马相如、班固等以往的赋作家有较大的区别，这种调和的思想在《归田赋》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文中，张衡为自己描述了一片理想中的自由生活的美景：从开篇的“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鸟庚鸟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到“于是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无不体现着张衡在自己虚拟的田园境界中体验着那生命的自由与自然。这里没有现实生活的劳累，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小人作祟，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尽情享受自然之美，感觉着自然的和谐，这种对自由的向往与孔子颇为相似。

《论语·先进篇》载，曾点对孔子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然而，张衡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向往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而且这种归隐也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暂时的调节。其实，不同的

学问做到顶峰之际，都会出现惊人的相似。《论语·先进篇》中孔子的言志，明显是一位疲惫的老学究发自内心的叹息。岂不闻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篇》），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便是张衡的榜样，巧妙而贴切地吻合了。张衡在儒家传统精神之中巧妙融入了道家的人生境界，“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公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从而寄托了对生命与精神的追求。当来自社会的压力过大时，接近心理承受能力的临界，生存的欲望便会主动地寻找一种缓冲方式，在勉尽薄力之后，求得一片心情的安宁。

三

《归田赋》呈现出人们在疲惫与憔悴身后，心灵中所渴望的自然与和谐之美，是人们质朴的对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理想与追求，是追求宇宙空间生态原本的存在，也是对当时不顾民生乱世政治的一种讽刺。张衡以他过人的机智与敏锐对社会与人性的感知抒发了对当时的政治污浊的厌倦，对京都官场郁闷的逃离。他对自然景观的细微的观察与描述，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经历动荡多变的年代，辅佐君王受其束缚，逗留官场已经身心疲惫。做为调解，张衡只能设想现已置身于世人之外，荣耀与耻辱已经与自己无关，一切责任均不承担。放飞心灵，像鱼儿在水底那样的欢快，像鸟儿在天空那样的飞翔。自由自在的置身于大自然的原野中，观自己喜爱之美景，做自己喜欢之事情，把自己溶入自然的祥和美妙之中。仲春令月，面对晴空，沐浴春光，弹琴读书，吟诗作画，放声歌唱。是何等的欢畅与快活！这一设想使他在心灵中寻求片刻的恬淡与宁静。这是作者向往的意境，也是他对生态美的追求，同时也是他生态美学意识的具体体现。

读《归田赋》仿佛来到了几千年前，置身在先人的意境中，小赋虽短却似一幅生态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沐浴着先人的智慧，我们享受人与

自然相融的生态美，体会“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意识，人只要置身于天地之间，山水田园之间，才能有生命的自由，才能享受自我。张衡处于当时的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的需求在他思想上、观念上会受到一些限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读到先人的智慧，也读到了对生态美，自然美的追求与向往。在他对片刻宁静的想象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生态之美的需要胜过对名利的角逐，超越了对物欲的追求，这才是人的本性的体现。

张衡厌倦官场才设想退到民间，回归自然，调解身心，与生命讲和，是他心灵的选择。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在田园生态中尽情享受自然之美。作为调解，他渴望归隐后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生态美学观在他的小赋中已经显露无遗。他对政界的无欲，对天道微妙的无奈，只有对自然界景物的描述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投入，那样的真诚，让人有身在其中的感觉。这是对太平和谐的呼唤，是对生态自然的向往。作者以他真实的心灵与智慧的光芒，以他朴实的情感，清丽的文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

总之，张衡的《归田赋》与其说是一篇心灵愉悦的宣泄，对内心压力的一种释放，不如说是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对生态美的一种追求；与其说是一篇描绘自然生活景物的抒情小赋，表达的是作者的一种归隐意识，不如说是作者站在社会的一个新的高度，用一种新的眼光，对社会和谐，对统治者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强烈期待与审视，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态美的审美意识的流露。在生态文明大力倡导的今天，重读张衡的这篇作品，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 张衡撰，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6.

（责任编辑：方洲）